

慈城旅游丛书

闻香看风景

——作家笔下的慈城

赵嫣萍 著



宁波出版社

慈城旅游丛书

闻香看风景

——作家笔下的慈城

赵嫣萍 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闻香看风景：作家笔下的慈城/赵嫣萍著. —宁波：
宁波出版社，2009.3
（慈城旅游）
ISBN 978-7-80743-365-1

I. 闻… II. 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6685号

闻香看风景——作家笔下的慈城

作 者：赵嫣萍
出版发行：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79号 315000）
印 刷：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策 划：宁波市江北区文联
供 图：慈开公司等
责任编辑：沈建国 王顺富
装帧设计：唐雪冬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7.25
字 数：140千字
版 次：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80743-365-1

定 价：30.00 元（全书两册）

慈城地图



诗心慧眼识慈城

杨东标

早年写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对慈城的一些美好而粗浅的印象。那时候，慈城还冷落着。那些青山绿水、粉墙黛瓦、石板巷道、木雕石刻，以及浓重的地域风情、人文历史都以原生态的美呈现着，不免有些寂寞。尤其是看到那些可称文物的建筑已濒颓塌，又无力修缮，不免相惜，于是便撰文发一点声音，有点微弱的声音，期望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那时候，面对一个庞大的需要全面整修的古县城，要靠有限的政府财力去解决，真有点杯水车薪的尴尬。

但是，回过头来想想，冷落也不一定全是坏事。人们对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缺乏认识时，或者说还不具备足够的力量去改变其颓势时，冷落也是一种保护。它要比零打碎敲、修修补补式的动作来得好，更要比“破旧立新”式的毁坏来得好。它可以积蓄力量，凝聚智慧，孕育共识。终于，一个全面保护、开发慈城的规划形成了，并以全新的机制付之行动和实践。

曾几何时，我们欣喜地看到，慈城变了，变得如此风姿绰约。在保持传统风格和历史内涵的基础上，慈城展开了全新的画卷。对旧城的保护和新城的扩建如两翼齐飞，一批可供人们品味的景点，如孔庙、县衙、校士馆、清道观等以新的面貌惊现，绿地、公园，铺开锦绣衣衫，街巷仿佛依旧，慈湖更加妩媚，一个名副其实的“江南第一古县城”完整地呈现在人们的视线里。游

人如织，从者如云，旅游业做得红红火火。我不能不发出惊叹，它变化之神速，构思之精美，堪称旧城改造的大手笔。可谓破茧化蝶，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融古意于现代。

由此，就有了我手中的这本书稿——赵嫣萍的散文专著《闻香看风景》。

《闻香看风景》是一部描述慈城风光风物和文化的散文专著。可以把它看成一本旅游手册，然而我更愿意把它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读。

这本书的最大特点——不是一般化地对所述景点作皮相的面面俱到的介绍，而是用秀美的文笔娓娓动人地倾诉着作者对这块土地的热爱和赞美，以及领悟。作者将可以看到的表象与透过表象的内蕴以及自身的情感，较好地融合在一起。一般地说，旅游手册之类的文字是很难脱俗的，游记散文也不容易写好。之所以不容易，是因为散文给予读者的永远是个体生命的体验、个体视角的展示，而不是集体经验的复述。散文中的“我”，永远是作品中的“这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游记，太多的是流于对客体的表象描述，而且这种描述常常是千人一面的，众口一词的，千篇一律的，而缺乏抵达作者心灵深处的触动和联想。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可以对赵嫣萍的这本书有更高的要求，而她正是在这样努力着的。

她以自己的诗心慧眼看着慈城的古意新貌，并落墨于文字，从而使慈城变得生动形象、立体丰盈起来，使慈城呈现出一种异样的个性的美。她写棉花有棉花的颜色，写白茶有白茶的芳香，写杨梅有杨梅的滋味。她写杨筒，把他置身于慈湖皎洁的月光之中，让他的思想变得如月光一般澄明；写姜宸英，遗憾与惋惜油然而生，虽然有一些世俗之论，却如姜宸英一般真情性；写周信

芳，把他的艺术与人生融为一体，让人寻味。从中，也让读者看到了作者的修养、率性和真情。写得最为浓郁和饱满的当是全书的第二部分，作者把慈城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凝结成一方文化，发出深深的赞叹。涟涟慈湖水，悠悠师古亭，最好该在黄昏时与她相遇，获得的是一份宁静与安详；明清风格的校士馆，是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场，那一对沉重的铜环，曾经敲打过多少童生试子的灵魂？古县衙，如今已修缮一新，唐代县令房馆以及后来的张颖要构造的难道仅仅是一种森严规范的建筑格局？得以传世的更是明月清风，公明廉正……作者在一路游走中发出感叹：“慈城就是这样，闲适间遗留着古老的文化墨痕，随意走走，迎面撞上的或许就是一位文化大师、一座千年老宅。你不得不停下脚步，细细打量，慢慢探询。惊诧之余，顿生景仰之情。所以，想读懂这座古县城，目光需要回溯，内心需要宁静，还用她的存在方式解读她：悠长、缓慢、从容……”作者这种喟叹和解读，成为该书的一种鲜明而温暖的基调，并点亮人们在阅读时的审美火花。

在尚未成书的文稿里，我还发现了一份材料，似乎是江北区委文联策划的这套旅游丛书的创作意向。其中写到，这部书“第一不承担慈城旅游的全部内容，但却是慈城旅游的精华，展示慈城旅游的亮点、特色，以及区别于其他古镇的不同点”，我很为这个共识叫好。这也许正是此类书籍写作之要义。不求全，才有精华和亮色；不求全，才能摆脱平庸和浮泛；不求全，才有别于一般意义的旅游手册。我乐于为此书写下三言两语的序，应当包含这样的赞赏。

2009年4月26日于宁波

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宁波市作家协会主席

慈城古地——

山水成趣，饱含江南灵气；钟灵毓秀，孕育一方人杰。

山川呈“九龙戏珠”之态，湖溪就“四灵围合”之局。城区穹隆起顶，街衢坤龟成形。景致秀丽清幽，生态天人合一。历代硕儒，传播着儒风雅韵；千年望族，延续着文化香火。孔庙、状元府、进士邸，考棚、书院、藏书楼，都是展现慈城特点的标志性场所。

心学大师杨简，千年之前，从这里出发，寻找着心灵天堂，一路走来，步步都在探求安心的地方，文字中飘逸的如水性灵，引导后人回归精神故乡。姜宸英，一身担三纲，史识、史学、史才，融会贯通，博学多识；赏剑树花，观刀山瀑；愤世骇俗，刚



烈无畏。梅调鼎，文才书才俱佳，翰墨留紫砂。本可跻身名流，却甘愿布衣终生。他自视颇高，淡泊名利，墨香文韵，浑然天成。周信芳，时空变幻中，一方舞台，虚实交错，音色苍醇，朴而不直，独特的艺术魅力，飨无数后人。

丰富的人与物，使安静温和的慈城常常激起绚烂的涟漪，应和着古镇难以言说的风情。无论是驻足还是回眸，都要被她吸引过去。更何况，老树、竹林、湖水、荷花……也足以让人凝神，激人欣赏。还有那古老的身影，发黄的书卷，青苔斑斑的小巷，马头墙上如水的月光，都是历史褶皱里的文化经纬。无论浏览还是编织，都不失为最恰当的凭证。





目 录

诗心慧眼识慈城

杨东标

1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物

云絮破壳缀暖香

2

氤氲药香 绵延悠长

6

人在草木中

16

鹤顶压枝 垂红挂紫

22

一方水土，凝聚一方文化

风露越窑开 千峰翠色来

28

烟火缭绕白云间

涟涟慈湖水 悠悠师古亭

33

流年深处的命运场

42

千载音息破空来

46



风雨斑驳繁华梦

布政房

甲第世家

瓦片墙 风雨饰年轮

向宅

吹箫击鼓唱清歌

温暖的庙宇

湖畔书院

一方水土，造就一方人杰

慈湖的月亮

愤世骇俗姜宸英

戏台演千秋 方寸唱人情

后记

赵嫣萍

95

91

88

78

74

70

69

65

62

59

55

53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物

云絮破壳缀暖香

氤氲药香 绵延悠长

人在草木中

鹤顶压枝 垂红挂紫





云絮破壳缀暖香



来到慈城才知道，梅雨浸润的地方不止有杨梅，也有棉花。一个水嫩，是雨水的凝聚；一个绒白，是云絮的幻化。

清朝诗人胡德辉的《木棉》诗云：“苗烟迎冷节，梅雨趁疏檐。桃绽绒盈壳，棱深翠破尖。”

棉花，是注定要以花朵的形象绽放于世的。千万朵的白色从棉壳里怒放而出时，“百里棉乡”也使慈城成了一个好去处。

慈城水土——阳光充足，雨水丰沛，温和中包含水润，是棉花生长的难得温床。

春季来时，江南到处杂花生树，棉叶也在枝头低低飘摇。起初像婴儿的手，渐渐又像梧桐的叶，一波一波，有时也像旋涡。被那粼粼的气息熏染着时，生命的底气在骨节里蔓延升腾，满眼都是倾国倾城的绿色了。



棉叶的绿，不算流畅，沉甸甸的质地，却让棉田多了几分思想。

春天的阳光总归多情，在枝叶间穿针引线，不住地游走，棉叶的思绪便也随着雨水与清风在枝头洒落，被枝叶紧紧聚拢时，棉叶就要倾吐心声了。如童子的嘴，枝头渐渐爬满了小小的蕾。月夜里，人言花语，都是呢喃。薄唇开合间，轻悄细密，花色也就欣欣然绽开了。粉嫩、淡黄，一朵一朵，在枝头明媚地招摇着，棉田里处处擎放着春意。

棉花的枝杈像极了一棵树，果实便是对水土的最好报答。沉甸甸的棉桃，包裹着源头的汁液，浑圆、青涩、含蓄。柔软丰腴的慈城，像母亲；用自己的血肉喂养着儿女的身躯时，棉桃渐渐撑不住那饱满的负荷了。秋天的某一瞬，洁白的梦境破壳而出，南国的葱绿中，云絮坠落，土地放飞出满目的精灵。

经年被风吹着的地方，一到农历八月，翻天覆地的一片白。秋风拂面，送来棉叶青涩的气息，夹杂着“刷刷刷”的低吟，棉花脱壳而出。一朵朵简洁的花体，温美柔软，悠长的暖意要将人熏醉了。

那被一双双手托起的棉朵，在暮色的缝隙里，成了空间的特写：棉壳里释放着花蕊，云朵四散了，柳絮聚合了，芦苇风化了……为什么以花朵的形式而来，却不是花朵呢？有花的香气，是从地层里汲取的暖意；有花的容颜，是从枝叶上吮吸的美丽；有花的质地，四季里不可或缺的洁白，如果消失了，大地也不能叫大地，生灵也难以穿越寒冷的冬季。

呃！温暖应该是生命的感觉，这高于一般意义的追寻，在慈城终于有了答案。于是，眼前叠加着时光深处的影子——北方的故乡，如慈城一样丰润的棉花田，从遥远处飘摇而来时，暮色里



似乎闪耀着星辰。

我的手，稚嫩而柔软，在童年的某一刻，伸向了这洁白。

那时，我跟着姥姥，还有与姥姥一样的一群人。他们的音容，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气息，在这样的劳动中，一天天涂抹着一个幼小生命的底色。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在若干年以后的很多日子里，一双眼睛多少次遥望着他们，深深地与他们对视；他们更不会知道，在很多个黄昏或者夜晚，一个身影多少次向着北方、向着土地追寻他们，倾诉着对他们的怀念。因为是他们，让我知道了，世上有一种感觉叫幸福——自然、简单、温暖，一如洁白的棉朵。也是他们，让我明白了，世上有一种情怀叫包容——温厚、淳朴、开阔，一如八月的土地。

一生中，无论身在何处，生命的意趣都不会改变，因为，有些启示足以相伴走天涯。

远离了故乡，远离了棉田，又经过许多时光的演变，生命的缝隙中，却总是透露出底色的光泽。这期间，就像儿时伸向棉朵一样，我的手伸向过土地，伸向过河流，伸向过天空；也伸向过黑暗，甚至渺渺的虚无。采摘过可触摸或不可触摸的一切——流水般的欢乐，落木般的萧然，留在了指尖，也留在了心间。但我始终知道，棉花的气息已渗入骨髓；喧嚣中的宁静，纷纭中的洁白，看上去虽然那般遥远，但只要早年的记忆不被磨灭，生命的季节就有幸福。因此，远在江南的我，依然故园情深——在我衰老之前，仍然会不断地伸出手去，向着干净，向着洁白，也向着漫天的云絮，缓缓走向生命的后园。

而慈城，给了我故乡同样的凭据，一路走来，命运的藤蔓上，也将缀满美丽的棉朵。



我温暖的处所都有乡情，凡呵护我心灵的人都叫亲人……我渐渐明白了，“哲学就是随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

家园使我无法摆脱故乡的影子，却让我始终记着来源与归属。





氤氲药香 绵延悠长

江南慈城——寂静的弄堂里，月光如水的夜晚，总有眠歌飘出来，时断时续，时轻时重。温柔的节拍，和着淡淡的桂花香，连调子也是迷糊的：

君言三七归，
不觉过半夏，
思君登重楼，
寒侵薄荷裳。
人参别离苦，
仰望天南星，
低声问泽兰，
槟榔何当归。



是情歌，还是药歌？凄清的意境分明就是一曲命运的描摹。

唱歌的如果是妇人，一边还要讲故事，淡淡的语气和着悠悠时光，让人不知身在何处，是古意江南，还是苍茫中原，空间的错位往往容易模糊时间，而那一个个古旧的名字，更容易让人回望与遐想。使君子、三七、当归、半夏、重楼、薄荷、人参、天南星、泽兰、槟榔，有着唐诗宋词的意象，却都是中药的名字，屈指一数，就有十味之多。一些情节，一些人物，还有那曾经的生活，似乎能穿越时空，带着绵密的药香，从流年深处来到眼前。

古老的大栅栏，在江南眺望，总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不仅因为它在古老的京城，不仅因为它在天安门以南，也不仅因为它在前门大街以西——似乎一个岛屿，厚重的河流滚滚不息，它是